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

—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浙 江 大 学 人 文 学 术 丛 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

——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计翔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以曾德昭《大中国志》
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 计翔翔著. —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2. 5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ISBN 7—5325—3143—0

I. 十... II. 计... III. 汉字—著作研究—17 世纪
IV. K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5362 号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

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

——以曾德昭《大中国志》和安文思《中国新志》为中心

计翔翔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5 字数 257,000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143-0

K·390 定价: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T:64063949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例言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前身,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和育英书院的相关学科。求是书院1928年发展为浙江大学,设文理等学院,1939年文、理学院分设;育英书院1914年发展为之江大学,1940年设文学院。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它的师范学院、文学院和理学院的一部分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为浙江师范学院,它的农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发展为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1958年浙江师范学院与新建的杭州大学合并,定名为杭州大学。1992年杭州大学成立人文学院。1987年浙江大学复设中文系等人文学科,1995年成立人文学院。1998年9月15日,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7月,由原杭州大学人文学院、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大部分及原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人文学科有关单位合并组建的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正式成立。

两浙自古人文荟萃,浙江大学地处杭州西子湖畔,环

境优美,是读书治学的好地方。近百年来,劳乃宣、邵裴子、宋恕、张相、马叙伦、陈去病、沈尹默、何燮侯、蒋方震、许寿裳、邵飘萍、邵元冲、梅光迪、钱穆、张其昀、贺昌群、张荫麟、钱基博、汤用彤、郁达夫、马一浮、丰子恺、谭其骧、林汉达、夏承焘、朱生豪、金仲华、王遽常、王驾吾、胡士莹、姜亮夫、任铭善、王季思、严群、陈乐素、沈炼之、蒋礼鸿、郭在贻等人文学科的著名学者先后在这里学习和任教,他们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的优秀人才,撰写了许多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研究论著,奠定了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博雅求是、开拓创新的优良学术传统。

新浙江大学及其人文学院的成立,适逢新世纪和新千年到来的时刻,它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也成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发展新的起点。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科学更重视积累,这是由人文科学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的。自然科学反映的是人类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与把握,社会科学探讨的是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人文科学关注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各门科学的研究领域有相互交叉的地方,但它们的分野基本上清楚的。在这几个领域中,人的本质、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变化最缓慢,也最微妙复杂。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日新月异不断变换相比,人文科学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具有思想能力以来一直思考的那些问题,只不过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与世推移有所变

化而已。当代人对自然界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已远非早期的人类所可比拟,但我们很难说当代学者对人的本质、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其精神世界的洞察已超越古代圣贤。如果把自然科学比作一列向无穷深邃的时间和空间隧道高速飞驰的火车,那么人文科学则有如一群人围绕着旋转舞蹈的一座亘古不息的火堆。不同时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只是根据他所直接面对的现实和自身的独特感受,从不同的方位和角度,给这座火堆投去一根枯枝,抑或一片干叶,以使它永不熄灭而已。每个富有自省精神和责任感的人文科学研究者,都不免为自身智慧的有限感到惭愧,同时又为自己向这座火堆投献了它熊熊不熄所必需的一枝一叶而感到自豪。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的目的,就是为浙江大学人文学科以至整个人文科学的发展,作一点细微然而坚实的积累工作。入选的著作篇幅长短不拘,唯求实事求是,言之有物,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符合学术规范。该丛书约请国内外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审,每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五种左右,近期书稿主要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史四个列入“211工程”建设的学科中遴选,条件成熟时遴选范围将适度扩大。由方一新、卢向前、包伟民、沈松勤、张涌泉、廖可斌(按姓氏笔画为序)组成《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张涌泉、廖可斌为召集人,负责丛书的编审

事宜。该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张晓敏等先生的支持,谨致谢忱。

《浙江大学人文学术丛书》编辑小组

2001年3月1日

目 录

导论	(1)
一 关于汉学	(1)
二 前汉学时期	(10)
三 早期汉学第一阶段	(19)
四 早期汉学第二阶段	(37)
五 研究曾德昭、安文思著作的意义	(58)
曾德昭《大中国志》研究	(71)
一 曾德昭生平	(71)
二 《大中国志》背景	(76)
三 《大中国志》的内容及特点	(82)
四 对中国物产的介绍	(107)
五 对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	(129)
六 论中国地理	(149)
七 论中国宝岛台湾	(166)
八 对景教碑的研究	(176)
安文思《中国新志》研究	(225)
一 安文思生平	(225)
二 《中国新志》背景	(237)
三 《中国新志》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41)
四 对中国国名的研究	(261)

五 关于中国历史开端的研究	(282)
六 论汉语言文字	(296)
主要参考文献	(321)

导 论

一 关于汉学

随着全球化的急剧发展,异质文明的碰撞、冲突、交流和融合愈演愈烈。汉学及汉学史的研究也应运而盛。但学术界关于“汉学”概念的理解,尚多争议。

汉语中的“汉学”一词,包括三种不同含义,它们之间既互相区分,又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其一,它与“蕃学”相对。党项族杰出政治家李元昊(1003—1048)建立西夏国后,学习汉文化,发展西夏文化。当时中央设“蕃学”和“汉学”,分别选蕃汉官吏子弟入学,以科举取士,并用蕃书(西夏文字)大量翻译汉文典籍。这里的“汉学”是我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称谓。

其二,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流派,它与“宋学”相对。这个意义上的汉学之名,出现于清中叶,^①原是对汉代经学中古文学经学家好儒言古、治经注重字句和名物训诂考据而给的称呼,与“朴

^① “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

学”(质朴之学)义同。与此同时,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的清代乾嘉学派所治之学,也被称为“汉学”,与注重“性命义理”之学的宋代(也包括元明)理学派别(“宋学”)相对。“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① 汉学家所尚者考证,“汉学”最大的特点为“征实”。^②

因此,后人中也有将“汉学”理解为以考据为重的学科,它们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考古学、金石学、甲骨学、简策学等等。而将“宋学”理解为以义理为重的学科,包括儒学、诸子学、玄学、佛学等等。

两者的关系,柳存仁分析说:

中国清代的汉学……研究的文字训诂、典章文物,强调所谓“实学”的,其实它的渊源也还是由于宋人(像朱熹)的启发,这层意思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篇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汉学要包括义理,就是哲学史、思想史这些学问,是顺理成章的事。^③

传统的观点认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国学”)既包括上述两类,又包括经世之学(如天文学、地理学、历算学、博物学、史学、兵学、政治学、财用学、食货学、纵横学、礼俗学、教育学、农桑学、水利学、工艺学等)和词章之学(也称文艺之学,包括散文学、骈文学、赋学、诗学、词学、曲学、小说学、戏剧学、语法学、修辞学、音乐学、

①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

② “征实之学,盖至是而达于极端矣”(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

③ 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书画学、舞蹈学、雕塑学等)。^①

这样,传统意义上的“汉学”就有了广义(中国学术)和狭义(以考据为重)的区分。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在这个层面上理解它。他们视“汉学”为“国学”,同时又是一种考据之学。^②在该所编著的《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编后记》中,他们说:“七十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曾创办过《国学论丛》”,“我们在同一个学校从事同样的人文研究,我们总想做点什么以承继前人的事业,因此有了这本《清华汉学研究》。”他们声明:虽然“所刊发的论文多以资料考辨、辑佚见长”,但是“并不是说我们倡导一种对现实人生漠不关心的旧考据学”。^③

其三,“汉学”相当于英语的 Sinology、^④ 法语的 Sinologie,泛指一切研究中国的学问。^⑤ 在这个层面上,学术界同样存在着不同的理解。

从研究者的角度看,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等,被称为“汉学”;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文化、语言等等也可称为“汉学”。^⑥ 推而广之,华裔海外学子乃至“汉文化”圈中的专家对汉语言、文字、文化的研究,都可以被称为“汉学”。这就是广义的

① 高明:《汉学的名义和范畴》,《幼狮学志》,第13卷第1期(1976.11)。

② 任继愈对此持批判态度:“所谓‘国学’偏重文字训诂考据,界限不明确,不能概括中国学术的全部内容。20年代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国学’的涵义始终不大明确。”(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19页)

③ 《清华汉学研究》,第1辑,第343—344页。

④ 据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inologue(汉学)、Sinologist(汉学家)成为通用词,分别始于1860年和1880年。

⑤ 廖内洛·兰乔蒂:《汉学的概念及其现状一文读后》,《国际汉学》第3期第583页。

⑥ 《法国汉学》,第1辑,李学勤序。

“汉学”。

这方面的典型运用,是1991年6月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新加坡共和国副总理王鼎昌在其《开幕词》中说:“相信这是在中国以外所举行的一个规模最大、目标明确而意义重大的汉学研究会议。”^①系主任林徐典在《欢迎词》中称中国为汉学发源地,新加坡“为汉学发源地的一个近邻”,“隋唐时代,日本的学生和僧人,一批接着一批,到中国去学习汉学”。^②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文学部分),共收论文41篇,其中中国大陆学者论文18篇、台港澳11篇、韩国1篇、日本和美国各2篇、新加坡7篇。论题既有“清诗研究在日本”、“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研究七十年”、“日本汉学界对于时间意识研究的贡献”,也有“中国文学史研究”、“近年中国戏曲研究大势”、“中国大陆近年《三国演义》研究概况”等等。吴兆路、金伯昀主编的《中国学研究》对“汉学”的理解稍有不同,它收录的论文稿件,主要来自国外以及港澳台地区,同时注意适当选入国内部分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③但说到底,仍对汉学持广义观。

这一用法使“汉学”内容极其庞大,学科性质反而模糊起来。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学术界并未接受‘汉学’这个概念,他们不认为自己从事的中国文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或中国其他学问的研究是汉学”^④,“习惯上只把外国的这种学术研究叫做汉学”。^⑤这就使汉学狭义化。德国第一个汉学教授席位获得者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 1863—1946),站在外国人的角度,对汉学下了简明扼

①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3页。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② 《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2页。

③ 《中国学研究》,第1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

④ 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19页。

⑤ 《法国汉学》,第1辑,李学勤序。

要的定义：“汉学是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研究。”^① 中国学者饶宗颐精确地概括为：“西方之言学，其考论吾华文学史事者号曰汉学。”^② 莫东寅著《汉学发达史》，主要讲述“欧西人”关于中国之知识与研究，其中有一章述“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知识”。^③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汉学》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汉学”一词。第1辑的作者中，惟一的中国教授为张广达，作品入选的资格是他曾为1993—1994年度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国际讲席教授。其论文《祆教对唐代中国之影响三例》，又是呈献给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而此文集正是1994年为纪念法兰西学院教授谢和耐而编辑。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广义“汉学”中的“西方汉学”、“海外汉学”、“国外汉学”乃至“国际汉学”内含基本相同，并与“国学”相对。^④

从研究者的角度来区分广义汉学与狭义汉学，必须注意华裔海外学者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中国的中心转移到了美国。这一情况与中国人移居美国并大批担任教学、研究和图书馆工作有很大关系。^⑤ 这些学者的很大部分，固有的文化背景是中国的，但又加入了外国籍。这一情况的存在，使简单地凭研究者的国籍以断定其研究是否属汉学的人陷于被动。^⑥

① 奥托·弗兰克：《德国的汉学研究》。转引自巴巴拉·霍斯特：《德国汉学概述》，《国际汉学》第1期第351页。

② 饶宗颐：《序一》，《阎宗临史学文集》。

③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

④ 有些学者认为，简言之，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叫“汉学”，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叫“国学”。参阅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绪论》第9—16页。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美国中国学手册》，第360页。

⑥ “外国人称中国学术为‘汉学’，称外国人中研究中国学术的人为‘汉学家’”（《辞海》“汉学”条）。

从研究的学科看,广义的汉学指研究中国的哲学、宗教、历史、经济、文学、艺术、语言等各部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部分自然科学。而在狭义上,主要指研究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的学科,并不包括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学科。

从研究的对象看,广义的汉学可以指对中国及其周边地区汉文化圈的研究。^① 狭义的汉学指对中国,甚至仅指对中国境内汉文化、汉语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还不能完全接受“汉学”这个概念。^② 这里面既有思想感情的因素,又出于“正名”的考虑。从前者来看,“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汉学’是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眼光,采取西方的立场,运用西方的方法,来观察中国和研究中国的一种学问”。^③ 更何况欧美学者称中国学术为“汉学”,多少有一点歧视的意味。^④ 从后者来看,有的学者认为:(1)汉民族只是中华民族的一支,用“汉学”这一概念很难囊括对中国各省、各地区、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之研究。事实上,国外尤其是法国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其蒙古、新疆、西藏的内容,占有很大比重。无论如何,若将蒙古学、藏学、突厥学、满学等均称为“汉学”,总觉得有点辞不达意。^⑤ (2)“汉学”名称太过笼统。(3)“汉学”为汉人经学的别称,不应当作为中

① 杜赫德 1735 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全称即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高丽等也包括在内)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

② 国际学术界也有类似情况。1982 年 10 月 14 日,爱德华·H·谢弗(Edward H. Schafer)在意大利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就职演说《汉学的概念及其现状》中,基于他在 1958 年提出的某种见解,再次提出废弃“汉学”、“汉学家”等术语。颇获响应。早在 1975 年,巴黎成立欧洲中国学协会(EACS/AEDEC),就回避了“汉学”这一术语(见《国际汉学》第 3 期第 583 页)。

③ 林徐典:《汉学研究在新加坡》,《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第 32 页。

④ 高明:《汉学的名义和范畴》。

⑤ 耿昇:《译者的话》,《法国当代中国学》,第 6 页。

国学术的总称。^①

我们总的态度,是赞同任继愈的意见:采用“汉学”这个名称,纯属习惯问题,是否恰当,可不必深论。^②但在“汉学”与别的名称的掂量中,由于“汉学”在不同的层面均有广义与狭义的区别,我们还是觉得使用“汉学”概念比较合适。

(1) 汉学是一门研究中国的国际性学问。我国学术界应当面对“在中国大陆以外许多地区(包括台湾^③),不但以‘汉学’作为中国学术的别称,而且以‘汉学’作为中国学术的总名”的现实。^④

(2) 既然中国被外国人称为“秦”(Chin),那么,研究中国的学问在汉语中说成“汉”学^⑤,应该说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秦、汉均为中国在国力上升、国势强盛时期的朝代名,用它们来称呼国家或学科,有一种古典、庄严之美。

(3) 在语言实践中,常使用“借代”的修辞手法。正如人们因为荷兰(Holland)在尼德兰(Nederland)的政治、经济地位都极重要,而把“尼德兰”称为“荷兰”一样,有时“汉”常常被混同于中国。例如“汉语”(汉族的语言)被称为“中文”,“中医”、“中药”(其实际含义显然并不是中国医学、中国药,而是汉医、汉药)与“藏医”、“藏药”并列等等。但是,反过来,如果把作为新加坡官方语言的“汉

① 高明:《汉学的名义和范畴》。关于第(3)点的反对理由,我们在上文已展开论述。该意义上的“汉学”也是有狭义(“汉人经学”)和广义(相当于“国学”)之分的。

② 任继愈:《汉学研究在中国》。

③ 台湾一度有人提议将对中国的研究称为“华学”,台湾中华学术院召开过一次“国际华学会议”,并发行《华学月刊》。但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又普遍采用“汉学”名称。台湾“中央研究院”召开过“国际汉学会议”。“汉学研究资料、服务中心”出版有《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

④ 林徐典:《汉学研究在新加坡》。

⑤ Sinology(汉学)的字根源自拉丁文 Sin(中国,秦)。

语”称作“中文”的话,咬文嚼字起来,总觉得有欠妥当。因此,“汉学”的名称比“中国学”等等的称谓,容量更大。

(4) 今天的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版图不可避免地会有所变化。历史上曾生活在我国境内的一些古老民族,有的已经消亡(如突厥),有的部分转入外国(如蒙古)。对这些地区、这些民族的研究,显然称(广义的)“汉学”比称“中国学”会更加经得起推敲些。换句话说,把“蒙古学”称为“中国学”,总让人感到有些不妥贴。^①

(5) 如果把藏学、满学作为独立的学科,那它们无论如何不可与“中国学”并列,但完全可以与(狭义的)汉学并列。反过来,如果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作“中国学”,那么,藏学、满学等等都应该是它的分支学科,但是与它们并列的研究汉族学问的学科又该叫什么呢?难道在“中国学”的下面再设一个“汉学”分支,以与藏学、满学等分支并列吗?^②

(6) 如果把包含有强烈汉文化色彩的海外华侨作为研究课题,称“汉学”则尚可,称“中国学”则不可。而对汉文化圈的某些研究,更不能称“中国学”。1991年的“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国际会议,收到了《新马华文现代文学研究七十年》等论文。它们属于“汉学”范畴,但称“中国学”则颇为不妥。

(7) 汉学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也包括研究域外之学。比如佛经,许多经典梵文、巴利文的原本今天早已没有了,可是汉译还在,那么中外双方就不能不用汉语本子做这同样的学问。^③ 这种研究,称它是汉学,还差强人意;而称它是“中国学”,恐怕很难被接受。

不过,平心而论,“汉学”显示出来的古典色彩确实太浓,从其

① 在西方传统分类中,蒙古学归于中亚学。

② 在西方传统分类中,藏学归于印度学或南亚学。

③ 柳存仁:《从利玛窦到李约瑟:汉学研究的过去与未来》。